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在陕西南路上遇到了丁言昭,问起丁景唐先生的近况。她告诉我,98岁的父亲精神很好,现在每天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散步,是个快乐的老头。

不料,才过了半年多时间,就得到丁景唐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

认识丁景唐先生,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年轻时写过诗,出版过一本《星的梦》诗集,后来成了党史和现代史资料专家。那时他还未到出版社任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丁。1979年,他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后,全社上下仍然老丁老丁地叫着,他也笑呵呵地应着。

当年老丁喜欢做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在理论编辑室恢复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一件是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为此,老丁经常到理论编辑室来聊天。他大概觉得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学养不够,便要求我们放下手头工作,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半年的旧报纸和旧杂志。

我们一头扎进藏书楼,大报《申报》小报《扫荡报》,什么都看。现在回想起来,老丁倡导的不带任务“随便翻翻”的进修方式,使我们后来的编辑工作受益良多。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革”前出版过三期,那时老丁是出版局副局长,对丛刊关爱有加。现在复刊,老丁成了实际上的主编。我负责过两期丛刊的编辑,领教了老丁独特的

四川北路粤剧往事

因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近在咫尺,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许多北上的广东籍人士纷纷将落脚点安置在了四川北路沿线的武昌路、天潼路、吴淞路、塘沽路等一带。广东人多了,广东戏班来上海演出也日渐增多,四川北路沿线渐渐多了观看粤剧的地方。

原址在新广路宜乐里19号的广舞台,曾为跑冰厂,1915年10月4日改为虹口粤东广和戏园,由靓旺、新三元、白蛇精等粤剧名伶组班演出粤剧。后改名为广东同乐戏园,并聘请广东泳霓裳女班演出;后又由共和公司租赁,易名为中华共和戏园,聘请新荠菜、新三无、周瑜傑等文武艺员组班演出粤剧。1925年5月21日,商务印书馆员工曾在广舞台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有近千名职工参加。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23名,陈云为委员长。1930年7月1日,广舞台改为京剧院演出京剧,1932年在战火中被毁。

随着旅沪广东籍人不断增多,四川北路及其周边地区影剧场也在增多。1917年广东商人曾煥堂在四川北路1408号创办了上海大戏院,专门演出粤剧,后又以放映电影和粤剧等戏院。该院为二层仿美新式建筑,起初正面向虹江路,楼下正厅,二楼正面为楼厅,侧面为包厢,构造华丽,座位宽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剧场和最好的华商电影院。上海大戏院兼中华影片公司总经理曾煥堂和上海大戏院经理兼干事何挺然均被《申报》誉为“中国影戏事业领袖”。上海大戏院曾在淞沪战争中被炸,经修缮后又重新起用,现建筑已拆除。

1928年在四川北路1552号,由原广舞台负责人招股筹资,创建了建筑面积达1765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门面四层,场内分为正厅和楼厅的广东大戏院。开幕时由广东“新春秋粤剧团”在此首演,吸引了众多观众。1954年,广东大戏院改称群众剧场。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多次到群众剧场演出,受到好评。前些年,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的粤剧爱好者还自发组织在此表演粤剧。

除了广舞台、上海大戏院、广东大戏院,还有维多利亚活动影戏院、同庆戏院、爱伦活动影戏院等,大都是专演粤剧的剧场。

特的工作方法。老丁虽不善言辞却擅长写信。他组稿是写信,指导编辑刊物也写信,一天收到他三五封信是常事。有时他在家里办公,写了信就叫女儿丁言昭或儿子丁言模送来,仿若今天的快递。最有趣的是,他在二楼社长室

怀念丁景唐先生

赵南荣

写好信,亲自到三楼编辑室交给我。我劝他打个电话就行何必写信,老丁说,年纪大了忘性大,还是写信牢靠。老丁喜欢用碳黑墨水,写得一手好字,竖排信笺,行云流水。

丁景唐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当年是一项重大出版工程。分卷主编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等名家,都是老丁一登门拜访邀请的。在编选工作中,老丁决策的两件事很有魄力。一件是编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编辑承担;一件是全部选文坚持用最初发表的文本。我参与了这次编选,负责编选散文集两卷共120万字。徐家汇藏书楼的“进修”发挥了作用,我在非文学类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挖掘出了不少优秀篇章。选目送给吴组缃先生审阅时,吴先生表示赞同,并说许多学者的散文也别具一格。

在第三辑理论集中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选用《毛泽东选集》的文本,而是坚持选用了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本。两个文本有些出入。初

版文本比较口语化,选集文本文字做了润色。为此,我给中央办公厅写公函,表明了大系资料性的原则。很快,中央办公厅就回复同意了。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时,我负责影印了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这也是丁景唐先生提议的。老丁说,这是三重纪念,一是纪念瞿秋白;二是纪念鲁迅;三是纪念“毛边党”。鲁迅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我们这次就做成毛边本。毛边本二三十年代很流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公开出版似乎绝迹,有个别作者同编辑商量,也会吩咐印刷厂留个几十本自己赏玩。有意思的是,



红土地 (油画) 白实

博南行四首

柯言

曲调午后

诸友曲调把酒间,倚楼歌功唱南山。冬来古坝情亦暖,绿树蓝田野趣闲。

古道行

三河二山是博南,丝路古道留此间。尽看东西开气象,春风惬意颂云天。

永平印象

古来博南留声久,今朝永平日月辉。出入彩云别有韵,走来一路不思归。

老街

永平老街意味深,声声勿忘古风存。云台冬景艳阳淡,谁在江南盼暖春。

人老了,总喜欢回忆往事,在许多往事中,我永远难忘解放上海的那次战斗。而电影两个字,是我脑海中最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1949年5月26日晚,我们华东军文工团进入了上海。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宣告成立,我们华东军文工团集体转业到电影厂,我脱下军装,成为上海电影大家庭中的一员,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弹指一挥间,将近七十年过去了,一路走来,使我感慨万千: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爱着这座伟大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喝着黄浦江的水,上海养育着我,我的生命里融入了难以割舍的上海情结。我也热爱上影这个家,我能从一个十九岁的文艺兵,成长为耄耋之年的作曲家,是上海电影给了我大量学习、工作和锻炼的机会,并受到大家的点拨与教诲,受到领导和同仁们的关怀和支持,我在这个温馨祥和的家庭中生活和成长。我的成长既有痛苦,也有欢乐,既有坎坷,也有辉煌,但给我更多的还是欣慰,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夜光杯

《鲁迅杂感选集》公开出版后,新华书店发行所给出版社打电话问,怎么是未切边的毛坯书?经过我们解释,他们才向全国发行。

丁景唐先生于我是忘年交,是领导亦是老师。1985年,老丁离休了,很少再到出版社来。但他仍然关注新书的出版,经常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里聊天。每次去,老丁总要找几本书或资料出来,写上几句话,签上名送给我。兴致高时,老丁还会搬出一个大樟木箱,说这是他的“百宝箱”。他拿起里面的东西介绍,这是赵丹送他的画,这是钱君匋为他刻的印章,这是谁谁谁送的字,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快乐得像个孩子。这时候,老丁的夫人王老师,往往安静地坐在边上,笑眯眯地望着老丁。



红土地 (油画) 白实

“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这是郑板桥的诗句。看似无所求,实则祈高雅,这是一般“寒家”难以达到的境界。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插上三两枝瓶花,给室内增添一些生机,家里也有了迎接新年的喜气。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本来是色彩无比单调的季节,插花更能给人带来暖意和温馨。

冬天我插的最多的瓶花是蜡梅和南天竹,红色的果子配上黄色的花朵,真是美不胜收。有人说“蜡梅以水仙为婢”,最耐品味,但我家已有盆栽的蜡梅和水仙了,再插这样的瓶花就俗不可耐了。瓶花以单枝为妙,双枝则俗。而且插枝不宜过多,多则乱矣,韵致全无。按照文震亨的说法,“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只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阐述可谓细矣,这与袁中郎《瓶

意愿和人生价值。

影协这个家,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最使我难忘的,是2009年5月26日在天天渔港为我举办八十华诞和音乐文集《音符里的畅想》出版庆祝活动。建亚主席和诸位领导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惊喜,一场又一场欢笑。各位领导和嘉宾给了我巨大的鼓励,使我非常感动、非

我在这里人生转折

吕其明

常感激。我深深感到,那隆重庆贺的热情程度,使我有些承受不起。因为,我只是一名抗日老战士,烈士的后代,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我虽然做了一点事情,但做得非常非常不够,协会和社会却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褒奖,至今我仍然感到羞愧。

回想起来,影协的每次重要活动我几乎都参加了,应该说我是一个模范分子,因为我爱这个家,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

加拿大、爱尔兰合拍片《莫娣》,是关于加拿大民间画家莫娣的传记片。女导演艾斯林·沃什说:“电影里面有黑暗,也有光明,莫娣给一切带来了光明。”

对莫娣来说,生活深陷黑暗:哥哥痴迷钱财,要把母亲留给他们的房子卖了;她曾经有个女儿,被哥哥和姨妈谎称畸形已死被埋,实际上被卖了;她走路常会被小孩子扔石头。这个其貌不扬、样子古怪、走路一瘸一拐、患有有关节炎的小个子女人,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却要交给埃弗里特当佣人,而这个卖鱼、卖柴火,在孤儿院工作的埃弗里特,却是个孤独、阴沉、脾气暴躁的人。

电影的背景是加拿大新斯科舍,导演屡次用大远景,展现那里的风景:广漠的原野、寂静的海边、孤寂的雪景,而大远景中,总会出现莫娣和埃弗里特微小身影,他们或者推车结伴而行,或者踽踽独行,也许,这意味着作为边缘人,他们是如此渺小,微不足道,但另一方面,这美丽的风景,配上悦耳的音乐,也在昭示:这不是一部沉陷于黑暗无以自拔的电影。

影片的光明还来自于另一道风景。艾斯林·沃什说:“电影里有两种风景,一种是在我们故事中产生的新斯科舍广漠风景,第二种风景,莫娣对围绕在她身边世界的注解,即通过她的眼和心所画的风景。”莫娣一方面在埃弗里特家做着佣人,另一方面用画笔画下她心中的世界,在小屋的墙上、窗上,在废弃的木板上,画红色的房子、白色的船、黄色的鸟、黑色的猫、有睫毛的牛……她的树不管哪个季节都有花,她的画没有阴影,没有黑暗,只有她在生活中发现的童趣、美和快乐。

这是一部爱情片,莫娣和埃弗里特最后结婚,相伴几十年。扮演莫娣的是莎莉·霍金斯,她说:“每个人都想讲关于莫娣的故事,一开始,我看到一张她的照片,在窗边,65岁的她手蜷曲着,我都不用看剧本,了解得越多,就对她发现越

多。”身体的佝偻、蜷曲和瘸腿,掩饰不了她精神上的坚强、坚定和自尊,莎莉·霍金斯最终用形体和神态,完美演绎了莫娣内在的力量。伊桑·霍克,这个在《爱在黎明破晓前》等三部曲担纲主演的演员,扮演埃弗里特,如果说,莎莉·霍金斯一以贯之呈现女主角的性格魅力,那么,伊桑·霍克用立体化表演,呈现男主角性格转变。起先,对莫娣不屑:“我不想照顾你,我想找个人照顾我。”

这里的排位:“首先是我,然后是狗,然后是鸡,然后才是你。”甚至对莫娣甩耳光。后来,莫娣渐渐成名,连美国副总统也买她的画,她担忧莫娣会离开自己;最后他被她感动,全身心地爱着莫娣。

以下几个片段最触人泪点。其一:两人坐在摇椅上看天空。女主角:“你看到那朵云了吗?”男主角:“我看到了你,我的妻子,我不希望你离开我。”女:“我为什么要离开你?”男:“因为你能找到比我好的人。”女:“我不能,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其二:埃弗里特带莫娣看她的女儿。其三:莫娣在雪地跌倒后,诊断为肺气肿,关节炎更严重,握不住画笔,焦急中,他把给莫娣喝的茶喝了,莫娣打趣:这是我的茶。埃弗里特抚摸摸莫娣的头发、脸。其四:在医院里,莫娣弥留之际,埃弗里特说:“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你不完美。”他把头深深埋在她的怀里。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最先看到的埃弗里特小屋,灰暗、脏乱,最后,当埃弗里特失去妻子,重回小屋,里面已经挂满莫娣的画,成为一个充满艺术和生命的世界。电影结尾,小屋被关上了门,整个画面一片黑暗,唯一一盏窗,亮着光。此前,莫娣曾说过:“我喜欢窗,一只鸟儿呼啸而过,每一刻都不同。”此刻,画外音再一次响起莫娣的声音:“浮生一切都被框成一幅画,就在那里。”透过窗,可以看世界;而世界本身,就凝聚在窗框中。

乱草荆棘,均可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瓶花的“位置”也很重要,与环境的布置组合要注重整体的平衡。高瓶大枝放客厅,才能大快人心;淡花小瓶置书斋,才能养心悦目。插花与写诗一样,功夫在插花外,有时候,一瓶插花表现得不仅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主人素来的艺术修养和内涵气质。

尽管古人的“宁可无花,毋及凡卉”已不足取,但随季节布置些有代表性的花,还是应该借鉴的。兰令人幽,莲令人淡,菊令人野,梅令人高,蜡梅或者梅花伴上南天竹,不正是冬季的象征吗?风拂夕照,那灵魂、那姿色、那性格,都会给我们美的灵感,美的享受。瓶花让时光抚摸我们的案几,也能让四季变化带来的感悟泛上我们的心头。

力。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的协会,好似一座庄严的上海电影的神圣殿堂、历史的丰碑。在这座殿堂里,曾经有众多上海电影的拓展者、前辈、先驱、大师、权威以及电影各个方面的专家……我常常以虔诚崇敬的心情仰望他们,思念他们,缅怀他们,是他们带来了上海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他们高尚的人品艺德、团结、敬业、拼搏、创新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上影人;是他们顶起了中国电影“半边天”。在“一甲子春华秋实、六十年薪火相传”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要有上海有众多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同时也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前进的动力,继承和发扬他们宝贵的优良传统,去完成上海电影人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我将一如既往,在战斗的艺术道路上,不忘初心,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十日谈

影协是个家 责编:殷健灵

如何让一度被人认为是“小片种”的科教片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请读明日本栏。